

納

蘭

詞

補遺

一



納

蘭

詞

補遺

一

納蘭性德 著

中華書局

納

蘭

詞

補遺

二

納蘭性德 著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納蘭詞補遺 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倚聲之學。唯國朝爲盛。文人子磊落。閒起詒壇。月旦咸推朱陳二家爲最。同時能與之角立者。其惟成容若先生乎。陳詞天才豔發。辭鋒橫溢。蓋出入北宋歐蘇諸大家。朱詞高秀超詣。綺密精嚴。則又與南宋白石諸家爲近。而先生之詞。則真花閒也。今所傳湖海樓詞。多至千八百闕。曝書亭詞亦不下六百餘闕。先生所著飲水詞。僅百餘闕耳。然花閒逸格。原以少許勝人多許。握蘭一卷。陽春數章。散翠零璣。均可寶也。先生貂珥朱輪。生長華廡。其詞則哀怨騷屑。類憔悴失職者之所爲。蓋其三生慧業。不耐浮塵。寄思無端。抑鬱不釋。韻澹疑仙。思幽近鬼。年之不永。卽兆於斯。嘗謂桃葉團扇。豔而不悲。防露桑閒。悲而不雅。詞殆兼之。洵極詣矣。或者謂高門貴胄。未必真嗜風雅。或當時真諛者代爲操觚耳。今其詞具在。騷情古調。俠腸雋骨。隱隱奕奕。流露於豪楮閒。斯豈他人所能摹擬乎。且先生所與交遊。皆詞場名宿。刻羽調商。人人有集。亦正少此一種筆

墨也。嗟乎。蛾眉謠詠。沒世猶然。眞賞難逢。爲可累息。余向欲以朱陳二家詞合先生所著爲三家詞選。顧力有未暇。先手鈔此本。藏之篋笥。淒風暗雨。涼月三星。曼聲長吟。輒復魂銷心死。聲音感人。一至此乎。先生有知。其以余爲隔世之知己否也。時嘉慶丁巳夏五。梁溪楊芳燦蓉裳氏序。

一編側帽。旗亭競拜雙鬟。千里交襟。樂部唯推隻手。吟哦送日。已教刻徧琅玕。把玩忘年。行且裝之玳瑁矣。邇因梁汾顧子。高懷遠詢。停雲再得。容若成君。新製仍名飲水。披函畫讀。吐異氣於龍賓。和墨晨書。綴靈葩於虎僕。香非蘭茝。經三日而難名。色似蒲桃。雜五紋而奚辨。漢宮金粉。不增飛燕之妍。洛水煙波。難寫驚鴻之麗。蓋進而益密。冷暖祇在自知。而聞者咸歎。哀樂渾忘所主。誰能爲是。輒喚柰何。則以成子姿本神仙。雖無妨於富貴。而身遊廊廟。恆自託於江湖。故語必超超。言皆奕奕。水非可畫。得字成瀾。花本無言。聞聲若笑。時時夜月。鏡照眼而益以照心。處處斜陽。簾隔形而不能隔影。才由骨俊。疑前身或是青蓮。思自胎深。想覺體俱成紅豆也。嗟乎。非慧男子。不能善愁。唯古詩人。乃云可怨。公言性吾獨言情。多讀書必先讀曲。江南腸斷之句。解唱者唯賀方回。堂東彈淚之詩。能言者必李商隱耳。蘭次吳綺序於林蕙堂。

詩之爲道非具湛深通博之學雄駿絕特之才不足以神明其事詞則不然發乎性情合乎騷雅刻畫乎律呂分寸一毫矜才使氣不得故有詩才凌轢一代而詞則瞠乎莫陟藩籬者山谷放翁且貽口實況其下此者乎國朝詩人而兼擅倚聲者首推竹垞迦陵後此則樊榭而已然讀三家之詞終覺才情橫溢般演太多與黃叔暘質實清空之論往往不洽蓋其胸中積軸未盡陶鎔借詞發揮唯恐不極其致可以爲詞家大觀其實非詞家正軌也納蘭成容若以承平貴胄與國初諸老角逐詞場所傳通志堂集二十卷其板久毀不可得見而詞則卓然冠乎諸公之上非其學勝也其天趣勝也向所見者唯側帽詞刊本竝與顧梁汾合刻本旣在京師見鈔本飲水側帽兩種共三百餘闋惜冗次不及借鈔吾友袁蘭邨近有刊本二百餘闋亦非其全婁東汪君珊漁精於倚聲落筆輒似納蘭氏不獨肖其口吻抑且得其性情以所輯容若詞二百七十餘闋

示余。可謂蒐錄無遺矣。珊漁擬付重刊。且屬鄙人爲之序。余以未得納蘭氏碑板事實。遲遲報命。聞吳門彭桐橋家藏有通志堂集。亟往借觀。桐橋告余曰。唏。是書藏余家數十載。無有顧而問者。昨婁東友人寓書來索是集。今吾子又借觀。豈此書將復顯於是耶。因出其書流覽一過。余心知珊漁之先購是書。欣幸無極。故向桐橋爭購之。而桐橋以有成約。堅靳弗與。一噤而罷。按集中所刻詞四卷。共三百四闕。首尾完善。蓋至是始得全豹焉。其所著詩賦經解雜識。皆可觀。然不逮詞遠甚。因寓書珊漁。校勘原本全刻之。納蘭氏生前得梁汾輩爲之羽翼。身後得珊漁輩爲之表章。斯人一生幽怨芳芬之致。可以不泯人閒矣。余嘗登惠山之陰。有貫華閣者。在羣松亂石閒。遠絕塵軌。容若扈從南來時。嘗與迦陵。梁汾。蓀友。信宿其處。舊藏容若繪像及所書貫華閣額。近燬於火。爲可惜也。因序其詞。并記於此。以爲異日詞家掌故云。

道光壬辰長夏。震澤趙函序於娜如山館。

汪子珊漁輯納蘭氏詞竟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曰：異哉！汪子之用心也。納蘭詞其必傳於後無疑。不待言。竊怪諸君子先後所刊，無彙其全者。何也？嘗論文章一道，其可致不朽者，求諸己而已。而亦不能無待於後賢。古人著述，散佚多矣。不得有心人愛護之，則等諸飄風過耳。草木華落已爾，卽有愛護之者，出之鼠囓叢殘，存什一於千百。取太山一石，酌海水一杯，而曰太山與海之奇觀在是，吾不信也。幸矣搜羅勤矣，或聞見有限，未竟厥美。讀者猶有遺憾。宋人樂府如石帚、玉田，最爲卓卓，得陶南村手錄本而所作始備。吾不知南村得善本而錄之邪？抑亦搜羅之不遺餘力，始編此集邪？今珊漁於飲水側帽諸刊外，彙諸家所錄，分體編輯，美矣備矣。讀者無遺憾矣。珊漁方偕其兄子泉輯婁東詞派，斷章殘簡，靡不兼收，以繼靜厓宮庶詩派之選。蓋好古而篤，且以顯微闡幽爲己任。異哉！汪子之用心也。如謂珊漁詞騷情雅骨，悱惻芬芳，髣髴納蘭氏，以似

納蘭詞 周序

己者而好之。則又淺之乎言珊瑚矣。是爲序。
道光壬辰三月下澣。同里周傳書於吳門寓齋。

余自束髮稍解四聲。卽好倚聲之學。小令好南唐主。慢詞好玉田生。以能移我情。不知其一往而深也。國初才人輩出。秀水以高逸勝。陽羨以豪宕勝。均出入南北兩宋間。同時納蘭容若先生。則獨爲南唐主。玉田生嗣響。徐韓兩尙書碑誌。稱先生有文武才。所著恆於射飛逐走之暇得之。四庫全書收有合訂刪補大易集成粹言八十卷。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詩餘特餘事耳。已超入古作者之室如此。顧易禮二編。未見刊本。卽詩古文亦流傳者少。所共知者詞。而又罕覩其全。讀者恨之。余弟仲安從王丈少仙假得先生側帽詞。好之篤。故其筆墨間有近之者。曾質之趙丈艮甫。丈賞爲納蘭再世。仲安未敢當也。余因謂之曰。古人於所好。得似者而喜矣。況其眞乎。納蘭詞之散見於他選者。誠搜而輯之。以子之好。公之海內。吾知海內必爭先覩爲快。仲安乃因顧梁汾原輯本。及楊蓉裳抄本。袁蘭邨刊本。昭代詞選。名家詞鈔。詞匯。詞綜。詞雅。草堂嗣響。

亦園詞選等書，彙鈔得二百七十餘闕，其前後之次，則按體編之，字句異同，悉加註明，并采詞評、詞話，錄於卷首。夫納蘭氏異時必有全集彙刊，竝朱陳二集以傳，茲特嘉仲安搜羅之勤，付諸剞劂，以公同好。且望海內得見其全者，補所未備焉。

道光壬辰夏六月上澣，汪元浩跋於夢雲館。

重刻納蘭詞序

庚辰之夏。還自京師。將客武昌。許丈邁孫方有納蘭詞之刻。授簡命序。預時弭
權在門。辦嚴星旦。蓋卒卒未有以應也。旣而擊衣黃鵠之渚。鼓柁鸚鵡之洲。山
高川悠。巖豁波逝。愴焉思古。愴焉興懷。緣感綴文。請弁簡首。夫祥金沈照。騰英
於赤土。古瑟希御。絙響於朱弦。幽賞代縣。靈契攸賴。容若先生以銀榜金章之
裔。抱煙高風逸之姿。綺芬緝情。纓繞塵視。故其韻旡文囿。馳驅武校。入衛俠陞。
然樺宣室之對。出扈霄甸。負羽帷宮之趨。顧問則誼舒之儔。禁中則頗牧之選。
而獨顧頡軫臆。纏繇杼情。沈幽騷屑之思。婉麗淒清之體。工愁善怨。均感頑艷。
蓋夫灑蛻塵滓。別存懷抱。菌華雖淹。蘭響自綴。此其詞之所由傳也。若迺漢槎
塞外。攜側帽之編。梁汾吳中。搗飲水之刻。梁溪後起。乃瘁手鈔。婁東私淑。益殫

采葺良以先生通悅好友。嶽崎嗜才。故能謨觴斟酌。走勝流於杖屨。臬簡廋疏。役名雋於隔世。微特旗亭壁畫。解唱黃河。蠻徼弓衣。都織春雪而已。今許丈刻頻伽詞既成。乃仍婁東納蘭詞舊本。踵爲斯刻。笙磬迭奏。絕傑池之音。璣翠玆羅。粲雕鏤之色。靈因古憐。締會匪偶。儻亦先生贈梁汾詞中所云後身之緣。他生重結者歟。嗟夫。世有孤羈顛頓之士。趨起宙合之內。無納蘭之凭藉。有頻伽之沈晦。彈豪仰屋。覆瓿什九。盛意如吾丈者。又安得綈錦齊飾。珉瑜玆鑄。俾夫椒蘭之芳。委灰而不滅。牛斗之氣。埋劍而終明。此則預所爲涕江流之滔滔。悲心日夜。弔作者之落落。悵感煙霜者也。

光緒庚辰六月下澣。錢唐張預序於武昌節署之運甓齋。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

崑山徐乾學 健庵

嗚呼。始容若之喪。而余哭之慟也。今其棄余也數月矣。余每一念至。未嘗不悲來填膺也。嗚呼。豈直師友之乎情哉。余閱世將老矣。從我遊者亦衆矣。如容若之天姿之純粹。識見之高明。學問之淹通。才力之強敏。殆未有過之者也。天不假之年。余固抱喪予之痛。而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而出涕也。又何以得此於人哉。太傅公失其愛子。至今每退朝。望子舍必哭。哭已。皇皇焉如冀其復者。亦豈尋常父子之情也。至尊每爲太傅勸節哀。太傅愈益悲不自勝。余閒過相慰。則執余手而泣曰。惟君知我子。惠邀君言。以掩諸幽。使我子雖死猶生也。余奚忍以不文爲辭。顧余之知容若。自壬子秋。勝後始。迄今十三四年耳。後容若

入侍中禁廷嚴密其言論梗概有非外臣所得而知者太傅屬痛悼未能殫述則是余之所得而言者其於容若之生平又不過什之二三而已嗚呼是重可悲也容若姓納蘭氏初名成德後避東宮嫌名改曰性德年十七補諸生貢入太學余弟立齋爲祭酒深器重之謂余曰司馬公賢子非常人也明年舉順天鄉試余忝主司宴於京兆府偕諸舉人青袍拜堂下舉止閒雅越三日謁余邸舍談經史源委及文體正變老師宿儒有所不及明年會試中式將廷對患寒疾太傅曰吾子年少其少竢之於是益肆力經濟之學熟讀通鑑及古人文辭三年而學大成歲丙辰應殿試條對凱切書法遒逸讀卷執事各官咸歎異焉名在二甲賜進士出身閉門埽軌蕭然若寒素客或詣者輒避匿擁書數千卷彈琴詠詩自娛悅而已未幾太傅入秉鈞容若選授三等侍衛出入扈從服勞惟謹上眷注異於他侍衛久之晉二等尋晉一等上之幸海子沙河及西山湯